



张宏杰 陈准◎等著

# 曾国藩的 友人与敌人



左宗棠



咸丰皇帝

亦敌亦友


曾国藩

似敌实友

胡林翼



李鸿章



# 曾国藩的 友人与敌人

张宏杰 陈准◎等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·北京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曾国藩的友人与敌人 / 张宏杰, 陈准 等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4.4

ISBN 978-7-5125-0680-0

I. ①曾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曾国藩 (1811 ~ 1872) —人物研究  
IV. ① 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8592 号

## 曾国藩的友人与敌人

作 者 张宏杰 陈 准 等  
责任编辑 赵 辉  
统筹监制 葛宏峰 福茂茂  
策划编辑 曹洪峰  
美术编辑 秦 宇  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  
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  
23.5 印张 298 千字  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 
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680-0  
定 价 39.8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1551 传真: (010) 64271578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

传真: (010) 64271187-800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## 第一章

### 雷霆雨露皆春风——曾国藩与李元度

- 第一节 京师初相见，练兵再聚首 / 4
- 第二节 追随忧患日，生死笑谈中 / 10
- 第三节 末路时多故，前期我负公 / 19
- 第四节 雷霆与雨露，一例是春风 / 33
- 第五节 程门今已矣，立雪待来生 / 42

## 第二章

### 德星聚处是三人——曾国藩与刘蓉、郭嵩焘

- 第一节 志有所同，趣有所分 / 52
- 第二节 学有所宗，识有所因 / 61
- 第三节 命有所定，运有所乖 / 77
- 第四节 德有所成，道有所传 / 93

## 第三章

### 不废江河万古流——曾国藩与沈葆楨的恩恩怨怨

- 第一节 本自同门出，相煎何太急 / 099
- 第二节 不为俗世累，坦荡磊落人 / 107

第三节 鹬蚌两相争，清廷收渔利 / 114

第四节 天涯成陌路，老死不往来 / 118

## 第四章

### 怨重恩深总是缘——曾国藩与咸丰皇帝

第一节 诤臣冒死谏，庸君图圣名 / 127

第二节 湘军悄然创，毕竟赖君恩 / 138

第三节 据理抗君命，借故杀臣威 / 146

第四节 巡抚任复免，满君忌汉臣 / 156

第五节 索权臣落败，君心深似海 / 163

第六节 博弈臣终胜，撒手君西归 / 172

## 第五章

### 薪尽火传说曾李——曾国藩与李鸿章

第一节 意气风发入曾门，无家失群感师恩 / 184

第二节 水乳交融初重逢，恩怨散尽始相知 / 191

第三节 倾囊相授建淮军，进退有道终同心 / 206

第四节 曾消李长龃龉深，参透黄老全两军 / 226

第五节 以身报国负重疚，薪尽火传担盛名 / 238

## 第六章

### 日月合璧辉青史——曾国藩与胡林翼

- 第一节 途穷投故旧，老板佑护深 / 254
- 第二节 主从位移日，高处落墨时 / 264
- 第三节 才大堪比海，一柱擎碧天 / 273
- 第四节 峰巅回馈重，霞光映雪红 / 280
- 第五节 图皖分歧现，险中义生辉 / 284
- 第六节 凶危同浴火，日月终合璧 / 290

## 第七章

### 天地正气两元戎——曾左一生恩怨考

- 第一节 初次相识，合作良好 / 303
- 第二节 再度相逢，渐生芥蒂 / 313
- 第三节 危险之中，伸出援手 / 332
- 第四节 正式决裂，恩怨重重 / 345
- 第五节 尘埃落定，不负平生 / 359

# 第一章

雷霆雨露皆春风——曾国藩与李元度

／叶星

>>>

曾国藩平生，宁人负我，我不负人。唯对一人，心存歉疚，认为“余平生于朋友中负人甚少，惟负次青实甚”。这个次青，便是平江才子——李元度。

因此，同治三年（1864）八月十三日，曾国藩给清廷上了一道意味深长的奏折：

今幸金陵克复，大功粗成，臣兄弟叨窃异数，前后文武各员无不仰荷殊恩；追思昔日患难与共之人，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，其没者尚有数人怀不瞑之恨，臣均对之有愧，不得不略陈一二。

曾国藩在写这篇奏折时，眼前一定会浮现出当年自己与李元度从最初相识、诗文唱和，到携手练兵、患难与共，后来却公开决裂、分道扬镳的一幕幕情景……

想当年，曾国藩练兵之初，处境颇为艰难窘迫，就连郭嵩焘、刘蓉等老友都避而不见，唯有李元度不离左右，共度危局。兵败靖港时，清廷革了曾国藩的职，李元度冒死上奏，为曾大帅申请到“专奏权”，继续保持了同最高层的联系，日子才好过起来。为此，曾国藩曾发誓“三不忘”，并欲两家“缔姻而申永好，以明不敢负义之心”。

然而，白云苍狗，世事难料，谁能想到，若干年后曾国藩回报给这位当年共历时艰、生死相托的朋友的，却是两次重重的弹劾：



第一参，李元度被撤职返乡；

第二参，他更是险些被贬到大漠边关……

是曾国藩薄情寡义，还是李元度咎由自取？曾李之间一波三折的关系至今仍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之一。

但正如台湾近代史专家王尔敏先生所说，“人物关系之变化，为历史发展隐面之重要线索，往往只见表面史实转乘之突兀，无以明其因由。实则其复杂之隐面线索，在随时发生支配力量，以左右其表面之结果。此史家必须作深一层发掘之一方向也。”

因此，要想弄清楚曾国藩与李元度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，还得追本溯源，从曾李二人最初的来往交集入手。

## 第一节 京师初相见，练兵再聚首

—

李元度，字次青，又字笏庭，道光元年（1821）出生于湖南平江县爽口乡沙墩村，四岁丧父，家境贫寒，靠寡母纺纱织布为生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元度的母亲是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，识得一些诗书，所以他很小就开始跟着母亲识字，接受了启蒙教育。

少年时的李元度天资聪慧，过目能诵，且慷慨任侠，勤奋向学，十八岁即考上了秀才，二十三岁成为举人，做过黔阳县教儒（教育局长）。但以后六次参加礼部考试，均未中第。

二十九岁那年，李元度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遇，被调到京城出任内阁中书。虽然这只是个从七品（相当于副处级）官阶，但毕竟从湖南的一座小县城，来到了人文荟萃的京畿重地，不仅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还极大地开阔了眼界。

李元度曾随上司有过一次东北之行，来到了清朝的“龙兴之地”奉天（今沈阳）。初到塞外，元度感到气象万新，奉天那朴实而不失强劲、豪爽而信义的民风给他以无限感慨，他似乎看到了清王朝所以勃兴的根源；他饱览北国风光，登临山海关，探寻“一片石”，凭吊古战场，吴三桂、陈圆圆的故事更让这位三湘才子遐想当年，唏嘘不已……广袤的北国风光，崔嵬的边关形胜，使李元度的心胸陡然开阔，顿时立下澄清天下志。

清朝承继明朝的体制，实行“两京”制度，即以北京为首都，以盛京（即

沈阳)为陪都,除吏部等不设外,官员设置几同首都。乾嘉以来,清王朝经过长达百年的康乾盛世,现已步入衰象累累的晚年。而此时的“龙兴之地”,因为清初的“封禁”政策,开发较晚,仍然生机盎然。李元度似乎找到了自古以来,北方民族铁骑南下,几度取中原王朝而代之,而南方的众多少数民族“迄无建树”的奥秘所在。

按照清朝的制度,每位皇帝死后即设实录馆撰修《实录》。往往由大学士充任总纂官,国家的优秀人才充任修纂。修纂结束后,实录馆即撤销。修成的实录以汉、蒙、满三种文字缮写五份,分别贮藏于皇史宬、乾清宫、内阁实录库和沈阳清宫等处。虽然《实录》自雍正以后多少有些“不实”,但仍集中了一代朝章国故,尤其是臣下的奏章与皇帝的谕旨记载最多,因而也可见一朝一代之兴衰。

李元度是个勤奋好学的读书人,也是一个才华出众的有心人。他在沈阳看到了当时人们极少能看到的《列朝实录》,使得他对本朝兴衰、政事国章得以通晓。这样的经历,既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生命机缘,也是殊为难得的文学历练,为其日后赢得曾国藩的赏识,进入曾府署理文案、著书立说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## 二

三年的京师生活,不仅是李元度积蓄才智和力量的关键时期,更重要的是,在这里,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人——曾国藩。

曾国藩比李元度大十岁,虽然他们同为湖南老乡,但初次见面,以及建立所谓的“师生关系”,却都发生在北京。

据王尔敏先生考证,当初曾国藩任职京师时,元度还在湖南就读,道

光十八年（1838）入学，二十三年（1843）中举，俱不出湖南境内。及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（1850—1852）这三年间，元度客居京师，得以从曾国藩游，请益诗文，也就形成了“师生关系”。

对此，李元度在《天岳山馆文钞》一书中也有记载：

庚戌辛亥壬子间，元度旅食京师。闲从曾文正、邵位西（懿辰）、孙芝房（鼎臣）、吴南屏（敏树）、杨性农（彝珍）诸公游。时执事与性丈同选馆职，诸君子相唱和，元度获窃闻绪论，心向往之，以未修士相见礼为憾。

可见，当时曾国藩与李元度关系并未走得很近，远没到“师生关系”，仅仅是“从游唱和”、“请益诗文”而已。否则，后来李元度也不会匿名给曾国藩上书言兵了。

咸丰二年（1852）秋，曾国藩丁母忧回籍，二人的初次交往即告一段落。这期间，洪秀全的太平军以咄咄逼人之势，进军湖南、湖北、安徽等地。为了镇压太平军，曾国藩奉旨，于十二月十七日赴长沙帮办团练，并即招募湘乡勇千人，组军操演，为其生平治军之始。

次年，曾国藩移师衡阳，继续编练湘军，准备东征。这时，李元度也被调到湖南郴州任州学训导，掌管一个地区的教育。虽然二人同在一省，但时逢乱世，各忙各自，始终未有再次见面的机会，直到李元度托名“罗江布衣”，给曾国藩写了一封建言时局、纵谈兵略的千言长信。

当时，太平军的气势更加高扬，内忧外患的清廷束手无策，战火很快就蔓延到湖南的大部分地区。值此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眼见生灵涂炭、人人自危，忧国忧民的“书生意气”使得李元度几乎变成了一个“愤青”，根本没有心思去学政衙门署理公务了。

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，李元度没有像多数官员士绅那样忙着转移财产、逃离危地，也没有如个别投机钻营、骑墙观望的知识分子那样，试图投靠太平军或者外国列强以寻求保护和发展，而是选择拍案而起，“以天下为分内之忧，以桑梓为切肤之痛”，投笔从戎，为国担当。他隐约感到，自己指点江山、纵横捭阖的时机到了。同样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抱负，使得曾国藩与李元度再次走到了一起。

### 三

曾国藩练兵之初，事事草创，不断碰壁，客军虚悬，无位无权，兵微将寡，屡遭挫败。因此，他迫切希望招募那些志同道合、以天下为己任的饱学之士来辅佐自己，成就一番惊天伟业。

但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，曾国藩仅为在籍侍郎，未授实职，人微言轻，四处受气。充任其幕僚，不但风险极大，而且并无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和诱人前途可言，因此主动投靠者寥寥无几。这一时期曾国藩的幕僚多为至亲好友、亲朋子弟和降革人员。

所以我们不难想象，当曾国藩展读李元度这封千言长信时的欣喜之情了。据《清史稿·李元度传》记载：“国藩壮之”，当即要求召见这位上书人。可是，人海茫茫，“罗江布衣”究竟是谁？又上哪儿去找呢？

但功夫不负有心人——当然，也不排除是李元度故意留下了线索——总之，曾国藩几经周折，最后终于找到了李元度。

故人重逢，不禁令曾国藩大喜过望，他称赞元度：“非君之才，何以能写出这样的文章！”于是，曾李之间开始了他们相识以来第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。曾国藩这才知晓李元度博通古今，满腹经纶，非寻常辈可比，遂热情

相邀，“引与规划军事”。

可是，相比曾国藩的求贤若渴，李元度此时的态度还颇为犹豫。后来有人分析，这是元度仿效诸葛、期盼三顾的谋略，其实不然。

从客观上而言，以元度之才，在当时依傍诸侯、赢取功名绝非难事。事实上，李元度之前就充任过奉天学政、张之洞老兄张之万的幕僚。但良禽择木而栖，自视甚高、有“澄清天下之志”的李元度同样在寻找自己心目中的“明主”，他的千言长书极有可能不止投给过曾国藩一人，这或许也预示了他们日后分道扬镳的结局。因此才有了咸丰三年（1853）九月，元度途经衡阳过曾门而不入之事，弄得曾国藩在书信中有“良不可解”之语，深感：“此必鄙人平日立身无似，无以取信于君子，故相弃如遗乎？”

从主观上而言，李元度虽系文人出身，但向来慷慨任侠，直来直去，并没有那些所谓文人“好名而性复诡诈”的通病，这从他追随曾国藩之后忠心耿耿、不离不弃的表现中可见一斑。唯一的解释，就是他放心不下家中的高堂老母。元度是家中独子，当年寡母含辛茹苦，“抚鞠教诲，得至于成人”。如今投笔从戎，置身沙场，一旦自己有个三长两短，家中老母谁来养老送终？

但曾国藩的恳切罗致，可谓披肝沥胆，我们可以从咸丰三年十二月他致李元度的一封信中深切地感受出来：

执别数月，相思饥渴，以仆之拳拳于左右，知阁下亦必不能忘情于仆。感应通神之理，自古无或爽也。自田家镇失防以来，吾楚局势益不可问。此闻黄州亦为贼踞，……长江之险，非复我有。……中夜以思，但有痛苦。顷奉谕旨，饬国藩筹备船炮，前往皖中会剿。当此艰难呼吸之际，……尚复何辞。惟才力短浅，枉耗神智，无益毫末。……阁下前所条陈数事，自托于罗江布衣之辞云：愿执鞭镫，

以效驰驱，断不思纸上空谈，置身事外。……想阁下必不忍背无形之盟也。……尤望阁下仗邓氏之剑，着祖生之鞭，幡然一出，导我机宜。

为了解除李元度的后顾之忧，曾国藩甚至私下里做通了李母的工作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咸丰三年腊月，三十三岁的李元度终于为曾国藩的诚意所感动，做出了自己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——他辞官回到老家平江，在本地征集五百名乡勇，稍加训练，就率部直奔衡阳曾氏大营，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，开始了自己十余年的戎马生涯，曾李二人之间的关系也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。

## 第二节 追随忧患日，生死笑谈中

### 一

对于李元度这样一位慷慨高歌、文采飞扬的“血性书生”，爱才如命的曾国藩自然大为欣赏，依任有加。自此元度即追随国藩左右，司奏折笺牍等件。他们共住一舟，朝夕相处，亦师亦友，情谊日深。

那时，曾国藩正严格训练他最初的五千湘军。每天黎明演早操，午刻点名，日落西山后演晚操。从早到晚，演武场上尘土飞扬，杀声震天。李元度初涉军旅，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与兴奋，虽然军营内政务繁杂，生活清苦，但他始终恪尽职守，乐此不疲，更加赢得了曾国藩的信任与好感。

曾国藩虽创立了湘军，但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指挥官。王闿运在《湘军志》中说，曾国藩“以惧教士，以惧行军，用将则胜，自将则败”。意思是说曾国藩虽然以戒惧的心情领导湘军从事训练及作战，但他自己并不适于直接领兵打仗，他的成功，完全得力于善于识拔将才并给予充分的信任。

这些话确是事实。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初所打的几次败仗，如咸丰四年（1854）正月的靖港之败，同年十二月水师湖口之败，以及咸丰十年（1860）六月祁门之困等，都是曾国藩自己担任指挥官时的“杰作”。

由此可见，李元度当初对曾国藩的犹豫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但既已成为幕友与人臣，元度便义无反顾地恪守儒家的忠义之道，在那段动荡不堪的岁月，给了曾国藩以无穷的慰藉和帮助。



咸丰三年（1853）十一月，安徽、湖北两路告急，清廷屡次诏令曾国藩出兵援助，但他当时正因“长江千里，战船实为急务”，大练其水师，故拒不应命，直至拖到十二月，曾国藩这才奏陈鄂、湘、皖、赣四省合防之道，兼筹以堵为剿之策。为此，咸丰皇帝大为恼火，发下一纸朱批，将他狠狠地骂了一顿：

……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，故特命汝赴援，以济燃眉。今观汝奏，直以数省军务，一身克当。试问汝之才力，能乎？否乎？平日漫自矜诩，以为无出己之左右者。及至临事，果能尽符其言甚好。若稍涉张皇，岂不貽笑天下？……言既出诸汝口，必须尽如所言，办与朕看！

曾国藩于咸丰四年（1854）正月中旬接到这道圣旨后，凛于“天威可畏”，二十六日便带着几乎全部湘军——陆师十五营，带走了十三个；水师十营中的全部船只，包括战船二百四十艘、坐船二百三十艘，合计四百七十艘，官兵夫役在内共一万七千余人——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

经过将近两年的严格训练，曾国藩踌躇满志，意气风发，期望自己能够一鸣惊人，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。却不想几天之后，就在靖港遭到惨败，挨了当头的一棒。

## 二

当时，太平军攻占岳州、湘潭后，兵锋正直指省城长沙。曾国藩若进入长沙无疑自困城中。于是有人认为应先攻靖港，夺取太平军屯驻地；但也